

# 故宮週刊

易培基



漢 班 超 像

(一之像臣名代歷殿薰南)



## 曹雪芹家世新攷 (續上期)

李玄伯

(六)曹寅之弟，姪，及甥、

曹寅之弟姪見於摺內者、有其弟宜、(康熙四十七年四月初三曹寅摺)及其姪順、(康熙五十一年曹連生摺)曹順稱順為堂兄、則長於順可知矣、其甥名昌齡、刑部尚書傅鼎長子、仕至學士、棟亭藏書多歸於彼、予去年在南京購得葉煥彬丈所藏唐類函、上有「曹氏棟亭藏書」、及「長白數椽菴書」二章、葉鞠常丈著藏書記事詩卷五有詩詠昌齡、李南洲琉璃廠書肆記：

延慶堂劉氏、夏間從內城買書數十部、每部有曹棟亭印、又有長白數椽氏菴圖書記、蓋本曹氏物而歸於昌齡、昌齡官至學士、棟亭之甥也、袁枚小倉山房文集卷二、刑部尚書富察公碑內載子三人、長即昌齡、次科占、次查納、而未載其夫人姓氏、昌齡為甥之關係、尙待考、

(七)曹氏與康熙之密切

曹氏與康熙關係、可謂甚為密切、曹寅在江蘇地方、大小事件、苟有所聞、必立奏聞、觀康熙賜履及科場案兩事可知、(原摺載文獻叢編第九輯)康熙五十七年六月初二曹頤奏摺尾康熙批：

朕安、爾雖無知小孩、但所關非細、念爾父出力年久、故特恩至此、雖不管地方之事、亦可以所聞大小事、照爾父密密奏聞、是與非朕自有洞鑒、就是笑話也罷、叫老主子笑笑也好、

當時曹寅的密摺、決不止現在所存者、必甚多也、有時康熙並且問他的家事、康熙五十四年批問：「你家中大小事為何不奏聞」？他們的密切、真像家人了、

(八)曹寅及曹頤的虧累

曹寅卒後、公項的虧空、共有五十四萬九千六百餘兩、所以康熙令李煦代任鹽差一年、以便還清、康熙五十二年十一月十三曹頤摺：「今李煦代任鹽差已滿、計所得餘銀共五十八萬六千兩零、所有織造各項錢糧、及代商完欠、李煦與奴才眼同俱已解補清完、共五十四萬九千六百餘兩、(接二版)」

所餘之三萬六千餘兩、曹頡曾進呈康熙、同年十二月廿五摺尾批：  
當日曹寅在日、惟恐虧空銀兩不能完、近身沒之後、得以清了、此母子一家之幸、餘剩之銀、  
爾當留心、况織造費用不少、家中私債想是還有、朕只要六千兩養馬、  
公債以外尚有私債、所以曹頡摺內亦云：「幸蒙萬歲天恩、賞了曹頡三萬銀子、纔將私債還完  
了、」

宋 吳 說 書 (宋人法書之一)

地 猶首上啓後、敕  
 魁、具右既即日凝凜不審  
 存履何似未由一造  
 盧次唯冀  
 節抑哀苦以承  
 家世寄託之重不勝至望謹  
 奉啓不宣此頓首上啓  
 大孝宣教 苦次

吳說、字傳朋、錢塘人、高宗訓紹興以來、雜書游絲書惟錢塘吳說、說知信州日、  
 朝辭、上謂曰、朕有一事、每以自愧、卿書九里松牌甚佳、向自書易之、終不迫、  
 卿所書、當令仍舊、是日降旨、俾根特舊牌張挂、說之見重於高宗如此、

曹頡虧累見於隋赫德摺：

再查織造衙門錢糧、除在機織紗外、尙虧空雍正五年上用、官用縐紗、並戶部撥定、及制帛諸物  
 料工等項銀三萬一千餘兩、  
 虧累原因當然是「差事甚多」、「費用不少」、進貢正項以外、刻書要錢、造瓷造法那要錢、康熙左右  
 亦假名要各種物品、所以康熙說：

近來你家差事甚多、如磁器法那之類、先還有旨意、件數到京之後、送還御前覽完纔燒、法那今  
 不知騙了多少、磁器朕總不知、已後非上傳旨意、爾即當密摺內聲名奏聞、倘瞞著不奏、後來事  
 發、恐爾當不起、一體得罪、悔之莫及矣、即有別樣差使、亦是如此、(康熙五十九年二月初二  
 曹頡摺批)

織造雖然進項不少、如此用錢、安能不虧累！

(九)曹氏之產業

曹氏產業之見於摺內者有二處、

(一)曹頡摺：

江寧織造主事奴才曹頡跪奏、恭請萬歲聖安、七月十四日、奴才家奴資捧摺子回南、蒙御批：「  
 你家中大小事為何不奏聞？」欽此、奴才跪讀之下、不勝惶悚恐懼、感激涕零、竊奴才自幼蒙故  
 父曹寅帶在江南、撫養長大、今復荷蒙天高地厚洪恩、俾令承嗣父職、奴才到任以來、亦曾細為  
 查核、所有遺存產業、惟京中作房二所、外城鮮魚口空房一所、通州興地六百畝、張家灣當舖一  
 所、本銀七千兩、江南含山縣田二百餘畝、蕪湖縣田一百餘畝、揚州舊房一所、此外並無買賣積  
 蓄、奴才問母親及家下管事人等、皆云、奴才父親在日、費用很多、不能顧家、此田產數目、奴  
 才哥哥曹頤曾在主子跟前面奏過的、幸蒙萬歲天恩、賞了曹頡三萬銀子、纔將私債還完了等語、  
 奴才到任後、理宜即為奏聞、因事屬狼狽、不敢輕率、今蒙天恩垂及、謹據實啟奏、奴才若少有  
 欺隱、難逃萬歲聖鑒、倘一經察出、奴才雖粉身碎骨、不足以報辜矣、奴才不勝惶恐感戴之至、  
 康熙五十四年七月十六日、  
 此曹頡初任時曹氏產業情況、至曹頡罷後、其產業則約見隋赫德摺、

(二)隋赫德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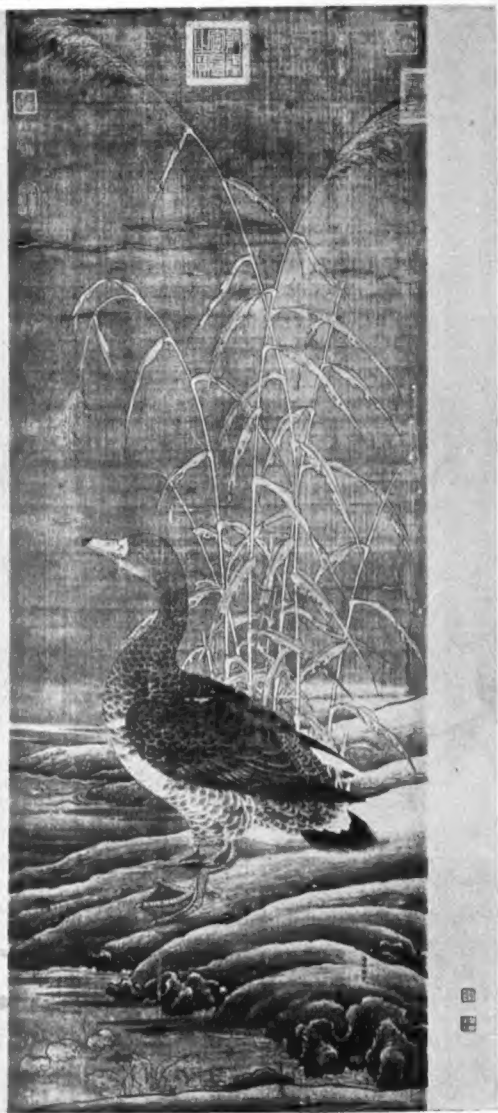
江寧織造郎中奴才隋赫德跪奏、為感沐天恩、據實奏聞、仰祈聖鑒事、竊奴才荷蒙皇上天高地厚  
 洪恩、特命管理江寧織造、於未到之先、總督范時繹已將曹頡家管事數人拿去、夾訊盤察、所有  
 房產什物、一併查清、造冊封固、及奴才到後、細查其房屋并家人住房十三處、共計四百八十三  
 間、地八處、共十九頃零六十七畝、家人大小男女共一百十四口、餘則桌椅床枕舊衣零星等件、  
 及當票百餘張外、並無別項、與總督所查冊內彷彿、又家人供出外有所欠曹頡銀、連本利共計三  
 萬二千餘兩、奴才即將欠戶詢問明白、皆承應償還、再曹頡所有田產房屋人口等項、奴才荷蒙皇  
 上清萬天恩、特加賞賚、寵榮已極、……

(接第三版)

本 (本市) 每期五分 十期五角 以舊書編十卷圖及宋人風水二十卷 掌故叢編前出至第十冊現自第十一 本院精拓吉金墨本秦漢印譜 故宮月刊

雁蘆白崔宋

(前詳傳小)



白露蒼蒼，已結霜華。深潭獨納，祥羽長披。性情通不羨高岡有鳳皇。退步一者八龍。

隨園即隋赫德之圖，想係所賞曹氏房產之一部，袁枚謂大觀園即隨園，不為無徵矣、

(十)曹類之末路

曹類之罪免、係由虧累而抄家、抑係死後而抄家、詳情尙不可知、但隋赫德摺謂范時輝將曹類家管事數人拿去來訊監禁、所有房產什物、一併查清、造冊封固、則為抄家無疑、但謂訊其家人、而不謂訊類、又摺尾云：「曹類家屬、蒙恩諒少留房屋以資養贍、今其家屬不久回京、奴才應將在京房屋人口、酌量撥給、只云家屬而不云類、類當係前卒、否則至少亦如賈赦之充軍矣、曹氏抄家只因虧累、抑尙有他因、現尙無從推測、有一奇事、則隋赫德奏曹類代塞思黑藏金獅是也、

江寧織造郎中奴才隋赫德跪奏、為查明藏貯遺跡、奏聞請旨事、竊奴才查得江寧織造衙門左側萬壽庵內、有藏貯銀金獅子一對、本身連座共高五尺六寸、奴才細查原由、係塞思黑於康熙五十五年遣護衛常德到江寧鑄就、後因鑄得不好、交與曹類、寄頓廟中、今奴才查出、不知原鑄何意、并不敢隱匿、謹具摺奏聞、或途京呈覽、或當地毀銷、均乞聖裁、以便遵行、奴才不勝惶悚仰切之至、謹奏、雍正六年七月初三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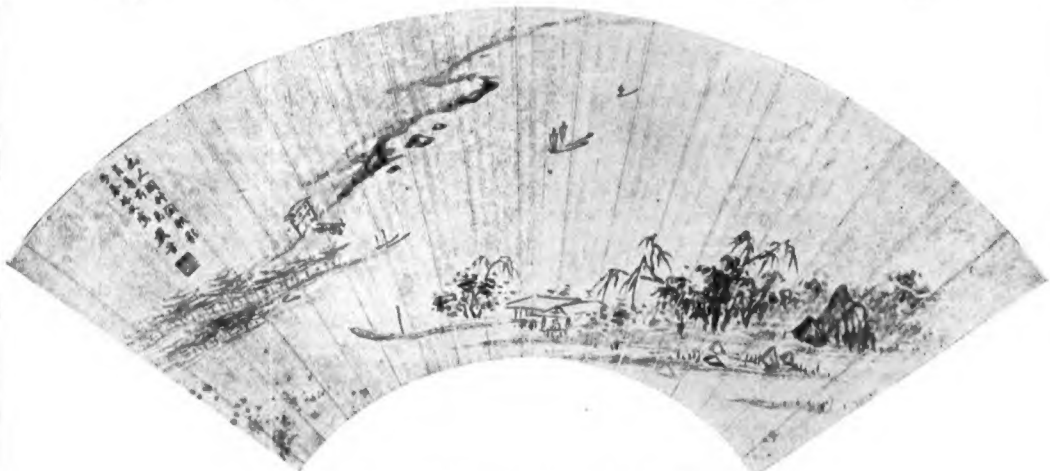
(十一)曹氏之親戚李煦

李煦亦山東人而占旗籍者、碑傳集卷六載杜葵廣東巡撫李士楨墓誌：

公本姜姓、世居東萊之都昌、……壬午從罷還左、繼正白旗佐領西泉李公、即以李為氏、……子六人、長煦、文氏出、前內閣中書、隨征、補廣東韶州知府、改補浙江寧波府知府、今授督理蘇州織造府事、次耀、陳氏出、原任貴州貴陽府修文縣知縣、次新、現任內務府會計司員外郎、次燦、候選知縣、俱王夫人出、次效、白氏出、分理暢春園事、次煒、候選州同、女一、王夫人出、適周承詔佐領、孫男十五人、

煦又曾任暢春苑總管、(張貞朱宏祚行狀)燦後任兩淮鹽運道、(康熙四十三年十一月二十日曹寅摺)、

扇山水晉戴明



意詩繪圖善間正崇晉戴

有常趙



紐龜

齊嬰趙



帶穿



太平錢

第三齣 納聘

(續八十三期)

（我婆自這裡已是，你們住着，待我去通報、有人麼、院子上自吓、來了、什麼人、我婆自煩大叔通報，說我要見老爺夫人、院子上住着、老爺夫人有請、（章怨恨氏上同唱）

別銀燈 爲其中堂內紛紛語揚，隔階畔轉轉聲響，（錢婆白老爺夫人恭喜恭喜，（章姬崔氏唱問伊家何事頻頻望，因甚的惹般喧嚷，（錢婆白列位推進進去，（衆郎科推車進下即上曲內白）我們回去吃喜酒，（下章姬崔氏見科白）呀，（唱）端詳心懷怏怏快，沒來由這青錢幾幅，（錢婆白）昨奉老爺之

命、去覆張老、不想他已預備下  
十萬貫太平錢、如今裝載車輛、  
親自資來、現在廟房等候鈞旨、  
(章怨怒科白) 哇、胡說、難道我  
這門楣招那種瓜的老舅麼、(章怨  
律氏同唱)

攪破地錦花，你話荒唐，休錯把姻親強，那裡是門對戶當，況又年衰遇怎效鸞鳳，（纓娘白）如今怎麼處，（章郎推白）有什麼處，你去同他就是了，（纓娘白）老爺親口許下了，教我怎麼回他，（章郎推白）哇，胡說，院子打他出去，（院子推白）還不走，（纓娘白）

（張果老）白 媽媽你進去怎麼樣了、（蘇婆）白 不要說起、此事又改變了、老爺夫人十分大怒、把我發作一場、說你門戶又低、年紀又老、說這頭親事斷斷不能的、回去罷、回去罷、（張果老）白 嘿、說那裡話、他昨日親口許的、現有你爲證、怎麼又悔賴、（憑）却不道驢馬難追、閃得人怒氣如狂、（蘇婆）白 他昨日的言語、如今不提起了、（張果老）白 自古一絲爲定、千金不悔、他昨日勸我十萬貫太平錢、就把女兒嫁我、如今一依他納聘、反行悔賴、是何道理、難道他作官的不畏王法的麼、（憑）一行行我自周公禮數鄭侯章、（白）罷、我拚着老性命與他結果了罷、（背雲扶科）白 阿呀大伯、不要如此、（蘇婆）白 張公公不要如此、待我再進去說就是了、（張果老）白 若雲準備花轎迎娶、不怕他女兒不嫁、氣死我也、（背雲扶科下蘇婆）白 那里說起、老爺夫人、（衆犯指氏）白 你怎麼還在此、（蘇婆）白 適將老爺的言語、去勸張老、他說老爺親口許下的

故宮博物院前後五年經過記  
(續)

如今照數納聘，怎麼反行悔賴，難道做官的不提王法的麼？後面還有許多嘖嘖叨叨的言語。（衆都搖手白說）什麼。（蘧公孫）說這頭親事斷斷賴不得的。（程氏）如何，我說回絕他便了，你弄甚麼巧。（蔣麻子）你出言言殊輕易，洪波難斗量，納聘納聘真奇創，青樓慙他藏。（衆都罵）我低徊自恨欠平章，躊躇無計添惆悵。（白）過來，你一面外邊去同那老兒，我與夫人且與小姐說知，再作計較。（蘧公孫）是，曉得。（下衆都白）且向且向箇中講。（程氏）當面細商量。（下）

栗亭

以上幹事、凡二十四人、叔平、星樞、志雲、兼士均與焉、並以資金兼總務處長、惲恭士任總務處副處長、叔平、星樞、兼士、守和仍分別聯任古物圖書兩館副館長、其中志雲辭、兼士不到、餘則大致爲

留守計、既制度未大變更、則亦暫安而已、十二月一日有友約晚餐於福興居、恭字同座、告余以本院改組後近情、並謂在聘老處見有許余之書甚多、且有謂其通南者、聘老固不究也、余曰、然則有謂其盜竊者乎、曰無、曰然則余亦固不究也、相與一笑而罷、嗣聞在資金鑼處收余者尤劇、余之不能善與人交、夫亦足以自徵矣、

自此以後，開管理委員會對於本院除有一二事不慚人意外，一切行政大致尙能舉由舊章，而余等在野諸人，關於學務大端，亦尙不能放棄監視之責，石曾寅鄭諸先生，亦時通訊，注意其事，此誠所謂通南也，苟此張而爲彼張此王而爲彼王者，則吾人又幾何而不與萍水相逢耶，（謂飄萍白水），人生有牽有不牽，固如是夫、

管理會主持本院爲時計七足月、而霹靂一振、青犬白日之旗、飛揚於燕京故都、時十七年六月矣、

(未完)

繪事雜錄稿暫停

故宮週刊第一合訂本再版預約

故宮週刊第一合訂本內各期早經售缺而要求再版者甚多但爲供求相應起見用特啓請欲購者諸君先將姓名住址函達本院秘書處掛號預約俾便統計俟有成數即行付印特此通告

